

奇情
小說
猩猩
娘小傳
下冊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五年二月初版

奇情小說 狸娘小傳(全二冊)

每部定價洋五角



編輯者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所 發行所

錢塘蔣景緘

進步書局

文海棋盤街書局

文海棋盤街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山西 奉天 長春
雲南 西安 成都 重慶 漢口 武昌
溫州 長沙 福州 開封 南昌 南京 杭州
汕頭 濟南 石莊

奇情
小說

猩猩小傳 卷下

錢塘蔣景緘譯

第二十三章 俠援

月暗天空。黑雲如席。倒影入波際。與四周之星光激射。成一可怖之之異彩。當汲樸槍擊水手時。已悟此人爲俄京之逋將。憂力甫德。乃亞夫警監方捕之於咖啡店者。何以忽於此出現。思之未得其解。憂力已奪身入水。施其泳游之術。時近船唇。欲覆舟入水。汲樸之槍。疊發數響。皆不能命中。欲蟻舟就岸。顧旣爲緊所不習。且時防水中攻襲。力又不能或紛。憂力則或出舟前。或出舟後。變幻莫測。汲樸之奔命至苦。

俄皇~~皇~~伏艙中。乃於受創之助苛相對。第見助之額角始涓涓出赤血。由是而漸而黑而白。蓋毒血既盡。腦髓亦隨之而出。髓出時。助苛之呼聲至慘。以手搔

其胸部。若寫其劇痛難忍者。俄皇以袂掩面。不忍視。哀矜他人之垂死。轉忘一己之危險。所謂當局迷也。

有頃。小舟之前後。不復見。憂力出現。汲樸意少定。欲求誕登彼岸。起覓槳楫之屬。均不得。此時。艙中之助苛。喉際忽作怪響。手足騷動不定。須臾而斃。俄皇從袂隙窺視。失聲呼汲樸。汲樸不獲已。舍船首步入艙中。俯視逝者。痛淚如瀉。卽此時。間猝見俄皇履側。水痕沾漬。更周視艙底。水已侵入。汲不覺失聲曰。是舟已漏。距岸雖不遠。苦不得達。奈何。方焦急無策。又見艙角忽露手指二枚。血汨其上。愈益驚訝。俄皇之面已青白不定。幾將暈仆。汲樸忽又撮口作異聲。冀岸側或有呼應者。亦寂然。是時水已沒踝。小舟瞬將沈沒。汲樸微語曰。余與皇帝生命爭此呼吸。彼伏水中之暴徒。心房當不知若何滿足矣。此聲未已。聞扣舷呼曰。汲樸。汝勿躁。少頃。余將與汝君臣相見於水底。汝盍持聽脈筒。驗余血管中之樂意也。汲知爲憂力。急覓槍欲與決死。船唇忽一側。已半在水中。俄皇立

足不固。隨船而側。助苛之尸。轉壓俄皇面。血腥刺鼻。膚體若冰。驚駭之情。盡可想。

一髮危機。如雷轟電掣。無從趨避。不意池之上流。復有小舟。如飛而至。舟上繫一紅燈。光甚不可逼視。來舟不用槳楫。有武裝美少年坐其上。按槍佩劍。注視此一方面。汲樸諦視園中。無此舟。且無此人。舟何自而入此池。且來此地。良不可思議。點念一憂。力尙阨人至此。若更益以黨人。豈非傳猛虎之翼耶。然是時舟已與漏舟相銜接。少年即按槍高呼。請皇帝陛下速過此舟。勿再濡滯。汲未知此少年之來。爲禍爲福。不敢應。少年爲急詞曰。君若再不掖陛下過。是君與黨人有約。將陷陛下於水國耳。汲爲少年所責。又見舟沈在即。不獲已。乃敬謹侍俄皇過此舟。而仍以身相蔽。少年啓俄皇曰。臣此時意在捕虜。不能復行君臣禮。幸陛下恕之言已。即去外衣。奮入水。自後視之。纖腰盈一掬。殆與女子等。君臣相顧駭愕。少年忽又露其面於水外。曰。亞夫總監。卽至。陛下幸毋恐……

言至此。波面忽起一旋渦。少年遽沒身入水。俄而浪花湧起。小舟亦爲所顛簸。知水底已遇敵矣。

少年未入水時。以手就舟後。不知何作。及入。舟卽直趨岸側。瞬息而至。俄皇此際。乃如出魔窟而至人間。感此少年幾視爲第二之上帝。顧未知水中之戰爭。勝敗奚若。乃命汲樸傳諭陸行衛士。速入水爲助。不意衛士亦與伺水亭者同病。舍臥地之外。竟無一人清醒。乃知小艇遇變時。演如許危劇。此輩略無知覺。正坐於此也。

俄而汲樸忽以手東指曰。陛下勿憂。彼少年之言果應。警察總督至矣。俄皇凝其驚顛之視線。隨汲所指。果有警兵一簇。各携槍械。排隊行。領隊者白鬚過額。貌極凝重。果肖亞夫狀態。乃謂汲曰。汝言良是。盍高呼令其率水隊。捕池中之暴黨。汲曰。陛下。此可無庸。陛下不見來者。皆水師服裝乎。言時亞夫警監已距俄皇立處。僅丈許。望見顏色。歡躍異常。不待至前。卽言曰。陛下幸徼福上帝。得

獲無恙。老臣罪可少貸矣。俄皇不暇他語。唯曰。總督速命警士入水。協捕。憂力甫德。免令其損我勇少年。亞夫立即下命令。警兵聞應若雷。俄頃皆踏波入。警兵入後。亞夫乃具言黨狡計。并已之率兵入衛之故。俄皇驚喜交集。忽覺異常疲倦。蓋舟中之恐慌歷盡。登岸又將閱一小時。是時天影漸高。星月之光皆黯淡。夜已嚮曙。人之神經自晨至夜。必於此時一週轉。以息其瘁。况俄皇焦勞終夜者耶。

第二十四章 屍浮

亞夫見俄皇委頓之狀。請暫入池旁室中休息。俄皇欲觀戰爭之結束。力却弗許。久之。一警士浴波出。以水中已無黨人蹤跡。告須臾。羣警畢出。所言皆一致。蓋不獨怪異之憂力遠逝。即奮勇之美少年亦如電滅。俄皇此際腦力。真似墮入五里霧。悵惘不可言。

此際紅日將升。天際霞彩。映波作胭脂色。遙見池中水亭之上。人影憧憧。若寫

其倉皇之狀。蓋衛士輩新自酒國歸。知已誤公。互相貽愕耳。岸旁衛士。其枕藉長隄之上者。至是亦少少開其倦眼。瞥覩俄皇警監咸在。知有非常事。各以手槍代行杖。堵挂而起。俄皇立呼其中一衛士進。責其沈湎胡竟如是。此衛士瞿然張目。不勝驚異。俄皇復致詰問。乃對曰。夜間余方侍值。池中乃有小舟來自亭畔。中有一人。裝束與臣輩等。稱陛下憫臣輩勞苦。特各賜酒一尊。脯一器。以禦夜寒。使者且言酒味絕美。不易得。戒臣輩毋傾棄也。臣輩醉酒飽德。不覺過量。并陛下臨此。亦不及覺。獲戾滋甚矣。言畢。覈棘待罪。俄皇哂曰。休矣。汝輩受奸人之欺詐。余乃幾別斯世而去。尙作醉夢之語耶。警監大臣進曰。臣老於偵緝。尙爲黨人所賣。奚論若輩。願吾皇恕其疏忽可也。俄皇意乃解。咤衛士退。斯時水亭之衛士望見俄皇。亦乘他舟至。魚貫而前。俄皇謂之曰。汝輩涉波而至。將以爲余侍衛耶。余摯感汝。急難之際。則同入睡鄉。安全之時。則紛集余側。余何所賴於汝等也。衛士默不敢聲。久之。始述所遇。略與茲衛士等。俄皇亦不罪。

之。

是時天已達曙。俄皇從亞夫之請。入池旁之室。略憩。顧莫明憂力之何以得入。是園行使其種種之手段。方在推究。俄皇忽顧窗外曰。噫。彼少年之小舟尚在。頃以追逋故而忘之。亞夫警監初未措意。至是乃回顧。不覺笑曰。陛下誤矣。彼少年所乘之舟。已不在是。是乃載衛士者耳。俄皇諦視良稿。於是疑問益起。蓋園外之警衛森嚴。暴黨無從飛渡。憂力則從容潛入。醉衛士。奪小舟。如入無人境。事至奇幻。不可思議。憂力之入也。衛士不及覺。少年之入也。憂力又不覺。事尤奇幻。不可思議。少年之乘小舟來也。不知以何時來。其去亦不知以何時去。事愈更奇幻。不可思議。此不可思議之問題。既紛。是以恐慌雖過。而驚魂莫定。亞夫警監固起家於海軍者。視池水殆如蠡勺。乃白俄皇。易水衣。入池勘驗。期解種種疑問。

俄皇是時忽又憶及一事。命促召衛長特而生。蓋以密室電話發言者。實以特

而生自認也。特而生者。日則於園外稽察出入。夜則徧行園內。蹤跡無定所。然每至破曉。則必至俄皇處。此時休息室中。點閱衛士。以課勤惰。今逾其定時已久。而衛長則不知所往。又事之不可思議者之一。

衛士徧覓長官弗得。徒手反以白俄皇。於是始而疑其通黨人。既而疑其爲黨人所謀斃。顧皆無確據。可以證實。俄皇憮然有問。歎曰。使蓋脫斯夫在外。茲事當不難解剖。……語未絕。水中忽攢出一人。服式純黑。胸插單鷺之徽章一事。此徽章爲黨人所佩。衛士固司空見慣者。一覩此物。卽立辨其爲黨人。駭而譟。旣忽覩此人殊不起立。始知其死。少少圍觀。則頸際有刃傷數處。諦視其面。乃爲小舟之水手。蓋憂力旣置之死地。然後易其衣以賺俄皇。而沈之於水也。水手之屍旣發見。有頃。忽又一尸浮出。則爲槍枝猶握於手。兩目矐然未瞑。鬱勃如生之壯士。卽俄皇所索不得之衛長勃而生也。汲撲是時自室中出。近觀其握槍之手。缺其二指。知爲在舟所斷。第欲知特而生於勃何時入舟追憂力。

則逝者悠悠。鴻飛冥冥。兩無消息。亦惟於理想界揣其當然而已。

衛士卑特氏浴波出。俄皇親蒞其旁。失聲嗟悼。以手撫其既冰之睫曰。余今已獲濟。不至受黨人戕賊。將軍之忠誠。可以無憾。曷爲而不瞑乎。俄皇語時。聲極悲慘。兩旁衛士。相顧動色。不自知其頰顏之汗。而池際之金波又動。衆急注視以觀。復有何種現象。乃綠波動處。翼鏢之鬚眉出現。則亞夫總監返矣。俄皇見亞夫勤瘁。慰勞備至。亞遜曰。老臣溺職。不能思患預防。致爲陛下憂。尙何勞之足言也。蓋此次憂力之至。實由於警衛之疎忽。致使之自由來往。若於園外與此池相當處。守以警兵。何至有如斯變劇也。言時。手撫鐵闌。以舒其氣。

第二十五章 拯探

諸君知亞夫警監所遇何若乎。蓋亞夫入水後。即覓憂力所來之路。無所得。而特助各戶。則隨手發見。旣一一撥之出水。復至水亭密室下。檢查有無危險物。不見朕兆。亞夫殊失望。此時忽見有修鱗數尾。逐波游泳。異常活潑。亞念池中

素無此物。卽此可知。必有外來活水。爲之灌注。於是踏波行以覓水線。

至一處。逼近園之外垣。水流較急。而當前皆壘以石。知此間將及園外矣。亞夫意不能釋。以手捫擦石。鏗砢徧。驚有一石。觸手平滑。苔蘚不生。扣之作金鐵聲。亞知有異。探索益急。俄聞砉然一聲。石忽啓。爲一圓穴。可容小舟出入。亞默計曰。是矣。彼間行之暴黨。奮勇之少年。以及自由來往之小舟。固皆由斯出入耳。惜余不能早窺此秘。又中其示瑕匿堅策。否則成禽易也。於是又進行。探身出水。則此身已在園外。溪流一道。汨汨而入。更前則無所睹。亞夫乃返。以狀白俄皇。俄皇乃知憂力之非從空飛下。

亞夫述所遇旣畢。俄皇立遣衛士以機竭水。潛其所遇之鐵扉。曰。不如是。余且不得安枕。亞夫亦深韙此舉。俟俄皇發布命令後。復進曰。臣以陛受驚。未敢絮絮。此時恐彼等久待矣。俄皇曰。汝謂克弗與森輔乎。亞夫應曰。然。臣來時令其暫俟於衛兵值宿所。尙需吾皇後命也。俄皇曰。此二人。總監卽遣去之。亦佳。亞

曰。彼輩以偵探蓋脫斯夫陷獄。願以己身保其非黨人。且得有黨人誣陷之證據。故乞恩之心愈切也。亞夫言時。即易其水衣。乃從衣袋取二書呈俄皇。其一爲憂力致森克二人者。吾書前已述及。又一書則自咖啡店之樓下檢得。亦爲憂力手筆。蓋致瑞士密倫者。書中大意。則謂蓋偵探既代吾受過。以嫌疑繫獄。則吾輩此後可少一敵。而君亦可篡取彼女之產。便益匪淺。俄皇雖不知猩猩娘婚約及與密倫之關係。觀此書。亦少悟斯夫冤抑。然猶恐爲黨人僞劇。不能遽決。亞復致詞曰。此函臣可保證其非僞。且森輔言願代斯夫監禁之。責令捕黨人以自效。無效則雖罪以斯夫之罪。亦所不辭。臣哀其志。故不憚瀆請耳。亞夫年愈五旬。抵掌而言。白鬚飄動。義形於色。俄皇不覺改容曰。有是哉。吾以總監故。赦斯夫令自贖。總監其往告彼。不得憂力者。將貽患於其良友也。亞夫既得俞允。卽詢何以處森輔。俄皇曰。此人忠於救友。輕於曠職。亦有未是處。總監第爲我羈縻之。不必置之於獄也。亞夫於是諾而出。

先是克森二人與亞夫覓憂力不得。卽隨亞夫返。亞夫至樓下。忽得憂力之函。郵花燦然。而封面而已爲踐破。急披讀。乃明其故。森輔因伺間與亞夫言。述蓋偵探之受枉。亞以口舌之爭爲匪易。森乃毅然願以身代。克弗亦曰。君上有老母。未可令其見君入獄。余飄泊一身耳。獄中况味。與蕭然四壁略等。余爲代。較君便。亞夫靜聆二人爭論。慨然曰。蓋偵探有友如此。寧肯鉤黨。老夫將以信二君者。信彼爲之盡言。唯二君同在獄。則效果不爲之增。二君中任擇一人。則效果亦不爲之減。余謂事爲格羅君所發起。當卽以之入告可矣。克無如何。乃與森輔同在值宿。所待後命。

天下唯扣槃捫燭之境最苦。二人鵠立園外。雖距俄皇之所居遠。而耳輪則異常傾注。亦若園中有異事。可以聞之甚捷者。久之。亞夫不出。斯時也。朝霞烘林。蔚爲奇彩。亞夫警監方探池中祕密。未能遽至。二人焦勞終夜。睡眠將錫。又慮或少休息。致慢事機。於是相對吸雪茄。噓氣成圈。積圈成霧。互相吞吐。面目幾

不可辨。蓋二人腦中。希望與憂慮。合爲雜糅之問題。急切無從解釋。忽焉耳鼓一醒。眼簾一躍。有推門而直入者。則亞夫警監至矣。

在二人之初意。既覩警監。卽當立詢斯夫得赦與否。以慰渴望。顧覩總監之色。則似勞頓過度者。乃不得不先涉他語。森輔於是問曰。總監。園中得毋有黨人蹤跡否。卽此一言。而亞夫之詞鋒。遂如百鍊源泉。隨地噴湧。舉凡俄皇之受賄。衛長之見刺。少年之仗義。水門之出現。靡不言之歷歷。如數家珍。最後始述及斯夫。可以捕亡自効。辭未竟。森輔躍然曰。敬謝總監。余雖入賞監獄。風味其甘如飴耳。亞夫曰。格羅君。君幸免矣。皇帝重君高義。以君屬之老夫。君若他去者。則老夫之責耳。斯時諸人面部喜氣磅礴。已祛睡魔於十丈之外。二人遂請總監入獄。宣佈赦斯夫之意旨。

第二十六章 獄試

斯夫在獄得猩猩之書。萬丈情絲。突被此橫風吹斷。直覺世界之上。無一物可

生留戀。無一人可語以牢愁者。而獄舍之中。竟安之若素。初不計已之有罪與否。公庭之對簿何若。蓋人當憤懣達於極點。則表面轉若淡忘。世之玩世不恭者。固皆其傷心之發洩也。斯夫既無所事事。而撩愁之書札。獨與之相依爲命。無聊之際。或出以展玩。展玩未終。旋復擲之地上。久之又躬自撿拾。納諸袋中。如是者率以爲常。

斯夫所處之室至陋隘。污穢不能治。饑飢之臣。遂與爲緣。一日晨起。逐朝陽之光。自晞其髮。髮蜷結如旋毛之犬。無具整理。第以手爲之爬搔。垢膩黏指。方在懊喪。忽有一人匆匆自外至。冠深簷之冠。面目不可見。相識與否。初不可悉。然此人則已直入斯夫之室。進握其手曰。蓋脫君。君良苦甚。然處此間亦思出外一吸自由空氣乎。斯夫當萬念灰死之頃。幾以瘦死獄中爲唯一之天職。若召赴斷頭台者。亦其職分中所宜有之事。驀得此人之問。轉出不意。急捧其手。退立數步。期期曰。君何人。所言謂何。豈皇帝陛下有敕令及於幽室乎。是時斜日

已西。獄牆無復餘光之照。而幽慘如燐之燈影。尙未燃發。此人帽簷覆面。既不辨其誰何。而詭秘之狀。尤令人疑雲頓起。第見其當斯夫退復時。復行近一步。仍握其手弗釋。低語曰。君謂俄皇有赦令乎。君倘疑余爲皇帝使者。則君殊不察。余蓋黑旗黨之領袖。知君素與業酒黨反對。故來援君耳。蓋俄國之上下。非獨君若臣。與黨人各分門戶。卽黨人之中。亦各以勢力相消長。朝野上下。萬衆萬心。此黑旗黨者。固海中虛無黨之一派。而與憂力諸人相仇敵者也。

斯夫聞此人言。目灼灼左右視。愈增駭異。此人曰。君幸勿疑。余已於病院設伏。期以翌日夜中三時。援君達海口。彼處防衛較疎。宜可達目的。君第稱病乞休。養則吾事濟矣。斯夫曰。感君厚愛。僕緱佩良深。唯僕以清白之身。皇帝不察。而置於法。遵時養晦。未必無昭雪之一日。若從君而去。則入黨之言信矣。或事機不密。再遭不幸。自誤誤人。僕更何忍坐視諸公之株連。寢成大獄耶。此人復曰。同志慕君才智。服君道德。願爲君馳驅。以光吾黨。雖十死弗悔。君何必拘拘小